



他其及醉幻

著季冰謝

幻
醉
小
說
集

老
摩
題

民國十九年十月印刷
民國十九年十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著者 主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 新文藝叢書
幻醉及其他(全一冊)
定價銀七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謝冰季 徐志摩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C10110)

序

永季弟在我心裏，永遠是一個孩子。至今我若是夢見他，他仍是個穿着白地藍花的土布衫兒，黃頭髮，大眼睛的孩子。他在我的意識中，始終沒有長大。

是十幾年前的事了，說來真快！我抱着他坐在窗台上。我笑問他，『你愛我麼？』

『愛的！』他說。

我又笑問『多麼愛呢？』

他睜着大眼睛說『頂愛，頂愛！』

我說『那不彀！』

他的眼睛更睜大了，『頂頂愛！』

我仍說：『那還不彀！』

他站起來了，張開兩臂，黑大的眼珠旋轉着：『我愛你，比天比地那麼愛！』

於是我滿意的笑了，緊抱了他，吻着。

那時我深愛他那種不能充分發揮意思的言語。我愛那笨拙可愛的天真。

這幾年來，只覺得環境的轉移，自己的長大，却忘記了我懷中的藍地白花土布衫子的小弟弟，也在發育。——

今夏回家去，覺得他終日關在三層樓上，桌上堆滿了稿紙，晝夜不停的寫。我始終不曾注意到他，我總想他所寫的不過是中學校出版物。那一類短詩，散文，雜感的文字。孩子們夏天無事，寫寫也好，我總不曾問起。

到我回平的前幾天晚上，他忽然抱着一大堆紙到我屋裏來，請我看。說是他寫的幾篇小說，要我作序。我一笑接過來，放在桌上，直到夜深就寢之先，才匆匆的看了幾頁。

我越看越驚訝，越看越感動，我覺得這作者，決不是一個穿藍地白

花的土布衫兒的孩子，而是一個善懷多感的青年，他在行爲上不會有多少活動，而在他深憂沉思裏，曾用想像去經驗遍了人間的一切！

前天他有信來，說航海之期在即了！從此不閉居在三層樓上，寫那溫柔分子的文字了！我立時似乎看得見那巍然如山的平穩前進的輪船，和天邊的晚霞，雲端的沙鳥。似乎聽得見那泱泱的海風，和環球各地碼頭上嘈雜的人聲，以及各色奔趨的男婦老幼。……

航海家的生涯，是折磨人的！我願腥風鹹水，能洗刷出他特種新穎尖刻的筆風。遊遍全球以後，我相信筆下必有活躍的，他人描寫不到的人物，情事，感慨和奮興！

水季弟，你如今不止愛我，並愛了世間的一切，不止會用那笨拙的言語，並且會用了深切的文字。你的前途是光明的，是遠大的，是奇幻的，是驚險的，這些都是別個少年作者所不能得到的機緣，我何等的爲你歡欣鼓舞，假如我是男子，何等的願和你易地而處？

現代戲劇選刊

孤獨之魂

崔萬秋譯 一冊五角

書爲日本武者小路實篤原著，凡三幕。寫孤獨者的追求與夢想，極藝術之能事。武者小路作品，讀之令人輕鬆愉快，如啖諫果，津津有回味；本書能充分表見其此種技巧，洵爲佳作。

聖女的反面

蕭石君譯 一冊三角

本劇係法國近代著名劇作家褚列爾所作，褚氏作品，以分析婦女心理見長，文字與意境，更富有詩的天趣。劇中寫一失戀出家之女子，至經過十八年的寺院生活，而塵心仍不能死，乃於返俗後更演出絕大之悲劇，名貴冷豔，可以完全代表褚氏的作風。

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

崔萬秋譯 一冊七角

本集包括武者小路實篤戲曲三篇：「父與女」「野島先生之夢」「畫室主人」。作者在中國誰都對他，有相當的認識，用不着再來介紹。不過這三篇都是以現代作背景的東西，比較更值得我們對他留意。譯筆淺顯明白，尤合於中國舞臺的表演。

中華書局發行

新文藝叢書

本叢書由徐志摩先生主編，所選各稿，無論譯述與創作，均經過徐先生詳細的校閱，取材嚴格，文字優美。其主旨在供給一般愛好文藝的人們一種良好的讀物。已出版下列各種：

少女書簡	一個女人	口供	休息	珊瑚拿的邪教徒	波多萊爾散文詩	輪盤	一幕悲劇的寫實	結婚集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旅店及其他
夏忠道著 一冊三角半	丁玲女士著 一冊三角半	郭子雄著 一冊三角半	王實味著 一冊二角半	王實味譯 一冊五角	邢鵬舉譯 一冊六角	徐志摩著 一冊六角	胡也頻作 一冊五角	梁實秋譯 一冊五角	查士元譯 一冊五角	沈從文作 一冊五角

中華書局發行

幻醉及其他

目次

序

江口之夜.....一

栓子.....二五

團圓節.....三九

幻醉.....七九

月.....一二五

中學校裏的大學生.....一三九

三月裏的枇杷.....一七五

江口之夜

一捲水潮在前面跑，一捲水潮在後面追，追到了江邊的沙灘上，這前面的攢進石縫消失了，後面的仍然無情的向前追——莫回頭！那一後面」的後面，是還有千百條如銀蛇似的水潮，在咆吼的追捲着。

讓人望：層層疊疊的水潮翻捲着如堆雪，臨消散時，撞起在石塊上的浪花，如萬斛明珠在斜陽中閃耀着。——這水潮，自有天地以來，便明了在生活的後面，是永遠追隨着鞭策的。牠是認定了目標，永不回頭的在鞭策前面去奮鬥；且永遠在不止息的辛苦中找幸福，永遠自然地表現着牠那偉大的，不移的，美的人生觀。

水在流，時光也是這樣不住變化的向前流。

在此時，是日頭已經在碧空中，漸漸地向西方的海邊上沉去，越沉

越大，越沉越紅，沉到了海邊，這嬌日正得意的溜着牠的眼——一閃紅，一閃金光的在作着臨別之舞時，這大水便擁着冷笑，如流血一般，只一蕩漾，只一掠，便深深地把日頭捲入漩窩中。一切江邊的明珠都隨之消失了。

於是天色起始朦朧。

在江口，人們可以望到：有四五隻大海輪，各羈一方的在江心停泊着。靜止穩重的如一座山，莊嚴的如皇后，團結的像一個小社會。在此時，上面的人們，都明白一天的工作該停止了。有的跳在水中游泳，有的找幾個同伴到沙灘上盤着腿兒談女人，有的是獨自在艙中低頭縫襪子，也有的聚在一起紅着臉兒鬥麻將。——在江邊上的人，望到這船上的微弱燈光，都感到「人羣」是一種天然的樂趣，且羨慕着。但誰能知道這種沒體裁的生活，是永遠在粗野的飄零中，幾乎忘去了有所謂「人間」及「家庭」！

暮色從海邊，漸漸地乘着薰風罩攏來。在暮色所攏罩中的景物，都

如畫的在睡中。有風，拂動着岸邊的叢林如迷煙。三五個海鷗，掠翅在翻捲的江口上，上下的盤旋着。——「夜」，是這樣嫵媚地走來了。

一切都以為時候是將要安睡了。然而，然而——

「轟……」在江邊上湧出一盞燈。這是在本日，駛進的一艘最末次進口的一隻海輪來。極慢，且平穩，在不覺中，已經滑到江口，掉一個頭，便停泊了。停止以後所聽到的，是一種連續而粗噪的聲音。牠是：「枯龍枯龍枯龍……」——這錨便深深地抓着了江底。

於是，可以聽到許多雜亂的人聲在沸騰着。又從黑暗的江邊蘆葦中，划出十數隻擺渡來，如星星一樣，爭先恐後的吶喊着，在水上一起一落的向着這隻海船攏了去。接着有人影一個個地從上面落到擺渡上，直到下得不見了，這些划子，又魚貫似的閃着燈火，向江邊划到不見。——隱隱中，可以聽見悠悠水上的歌聲。

這一次，都真個寂寞了。水是緩緩地帶着媚笑的從江口外淌進來。如寫詩一樣，淌着，淌着。——月兒被牠淌了出來。

於是就有人喝采。——在這新駛進來那隻船的最高層上。

「月亮出來啦！嘿！多圓！——你看看年輕人！」

聽着話的年輕人，沒有答，只是微微地笑着對着那個說話的。

這年輕人他見到這月兒圓，却想到這月兒將如何的缺。一邊用手解着那舢板的繩索往下放，一邊是想他心上的一些「事」。

「上那兒去？年輕人，要喝酒可別多喝！」

在上面的老年人，望到這年輕人已經在不覺中落下去，就伏着頭這樣喊，且笑。

舢板上的人他不說他上那兒去，只是笑着向上面人招手兒，說再見。

於是這隻小舢板，如小魚一般，便一擺一擺的離開這艘大海輪，直向江邊划去。

葉平此時是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的情緒，他是感到人生彷彿如浮萍，悲歡離合，永遠是不能預知，也永遠不能逃脫的。要想得到幸福，則這些苦在現在是都須嘗嘗的。

月兒是輕輕地飄起了，由海邊瀉到眼前的一道光，如同一個幽靜的小道；這船牠永遠在這道上走。葉平的臉對月，這船是緩緩地背着月兒向江邊划。

望到如碎鏡閃耀似的水紋，再抬頭望望那在蔚藍空中如聖母似的慈愛的月。這年輕人他是在薰風的擁抱中，把心事寄托在月上。迷迷然，惘惘然地，划着雙槳唱歌兒：

「誰作桓伊三弄？」

驚破綠窗幽夢。

新月與愁煙；

滿江天。

「欲去又還不去，

明日落花飛絮。

飛絮送行舟，

水東流。

反覆來回的唱。直到他聽見了水潮猛烈的激着石塊聲，才停了回頭望。——遠遠看見愛人的窗上，正閃着燈火。

心是起始在跳了，——足有幾日未到此地了，此次居然是來了，然而再來——「再來」是什麼時候啊？

任憑水潮沖這船，直到這水潮將船沖上沙灘又退下了，葉平才很敏捷的從上面跳下來，乘水潮未上之前，他用力把這小船拉上岸上去，雙槳安放好，拿上衣服穿上。這月光中，他是這樣興奮的在花影裏，尋上愛人的道。

一邊走，一邊用腳踢着路旁的石子。

讓回憶中的往事使他醉。這月光是幽靜的引入了稀稀地樹林中，

在有風，且無月的夜中，這江邊較遠的森林裏，處處是嚇人。樹幹搖動的聲音如鬼號，似虎吼，渾亂的影子曠曠着，如失了歸宿的蓬頭鬼，及許多山獸，在林中顛狂的摸索着。沒人走在這地方不心跳，不心跳的，只除非那心中充滿愛情信仰的那個人。

愛情有時如酒，——如酒似的醉人情緒。然而有時也像經符一類神聖的東西，常引人走上光明之道。

在道上，人人認為恐怖的，但這個人他持着「愛的修練」是永遠忘記恐怖，或者說是「不知」恐怖。——而況臨到的，是如今天的月夜！望望天，有淡而瀟灑的雲，流蕩着月兒，像妃子用歌來諂媚她的太子。繁星閃耀着，都在悠然神妙的笑。若閉上眼，側耳聽風打樹葉，有如山泉瀉過巖石雜着琴聲；且似有浪漫的女人，在泉邊歡欣地呼喚着。

——沉思着走過這熟路，脚步永遠激着心曲的節，幻夢永遠甜蜜地追隨着。但在今天晚上，葉平恍然感到，在迷離沉醉之外，是添了幾分悵惘。

在「今天晚上」，一切如舊。且森林格外地溫柔嫵媚。在雲中逍遙的月，偶爾探出頭來，如美目流盼，只一閃又鑽將進去了。然而只在這一閃中，葉平他發現，這藏在其中的淒涼，正是自己眉頭上的一事」。

抓着胸膛，他抓着自己憂鬱的網——有東西在裏面跳動着，且跳動得心慌。

看看月，看看瀉在地上的月兒，他不明了。抬起頭來對着月，問着月兒說：

「爲什麼？爲什麼呢？今天晚上——」

思潮像流水雜着落花，是這樣渾渾地向下流。到得出了這森林，他才停住了抬頭望：——齊齊地一圈短松，圍着一座孤獨的「領港者」的住所。

笑了。一切煩惱的網都撕破了。一個人到了該吃酒的分光，悵惘就讓牠化爲鳥有去。